



# 我的丈夫司徒喬

馮伊湄著

香港上海書局出版

K825.7  
49

K825.7

134

# 我的丈夫司徒喬

馮伊湄著

香港上海書局出版



## 內 容 簡 介

本書作者馮伊湄女士是我國現代著名畫家司徒喬的夫人，也是畫家在工作上的同伴，事業上的戰友。她以無比豐富的感情，細緻優美的文筆，紀錄了畫家畢生艱苦奮鬥、辛勤地獻身藝術，以堅強毅力戰勝不斷降臨的困難、病魔、貧困和客觀環境的種種危害，以及歡樂地踏上新時代的生活歷程，顯示了畫家的樂觀、堅毅、愉快、勤奮的性格和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熱愛新事物的優良品德；表現了畫家百折不撓、勇往直前的戰鬥意志，畢生辛勤地從事藝術勞動，以他的藝術獻給了祖國與人民。

這是一部洋溢着作者豐富感情的回憶錄，也是一篇感人的史詩。

## 我的丈夫司徒喬

馮伊湄 著

上海書局有限公司出版

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六樓A座

Shanghai Book Co., Ltd.

Block "A" 5th Fl.,

179-180 Connaught Rd. W., H. K.

新華印刷股份有限公司承印

香港鰂魚涌華廈工業大廈四樓B座

一九七七年二月初版

文 / 938

總 / 1839

P.280 32K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司徒喬像(1902-1958)



〈五個警察一個○〉

——司徒喬作



《放下你的鞭子》（油畫 126×178 厘米）

——司徒喬 1940 年作於新加坡

這是抗日戰爭初期一齣動人的街頭劇。劇中描寫一對被日本侵略者毀了家的父女，流浪街頭，賣藝為生。有一天，女兒香姐餓極了，不能演唱，父親深怕觀眾散去，急用鞭抽打她。打後又痛惜又懊悔，忙過來撫慰女兒：

「孩子你恨我嗎？」

「我恨的是日本鬼子。……」

作者選擇了這段對話的場面，來表達痛恨侵略者的心情。



《義民圖》（竹筆速寫，局部）

——司徒喬 1946年作於湖北



《三個老華工》（素描 48×39 厘米）

—— 司徒喬 1950 年作於美國



一八九七年美國資本家用拐騙手段把六百個廣東人運到夏威夷的高威島去開荒上  
岸後便在汽船槍手的警告戒下被迫與外界完全  
隔絕夜以繼日年復一年地在那荒島上種植甘蔗  
菠蘿椰子年新永遠是美金十元但這錢元錢  
還全流入美國人為他們特設的煙酒賭場這樣在  
鬼子的皮鞭下過着地獄般的生活他們辛苦勞  
動的成果却使十一批美國資本家發了財經過五  
十三年的殘酷壓榨六百個人死亡殆盡圖中李  
宋瑤湯心海鄭進珠是僅存的九人中的一個  
一九五零年九月由夏威夷中華公會製成船隻  
遠運回國已是一目擊眼瞎血枯了書他們在船上  
聽到祖國人民翻身消息一面興奮歡喜一面  
憤怒地控訴美帝國主義奴役華僑的罪惡并  
巧而開始試着作像惜未能傳達他們紅作自己的憤  
怒千萬一

司徒命並誌

《三個老華工》畫上的題詞



《魯迅與閩土》（素描 31.3×21.2 厘米）

—— 司徒喬 1952 年作於北京



《華僑農場青年突擊隊》（水粉 47.5×63 厘米）

—— 司徒喬 1957 年作於海南島

# 目 錄

一	▲五個警察一個○▼	一
二	初到北京	四
三	求師	八
四	白薯畫家	〇
五	▲被壓迫者▼	二
六	童年	二
七	友誼	〇
八	兩幅早期的油畫	〇
九	▲荊冠上的親吻▼	二
一〇	▲有所問▼	五
一一	「喬小畫室」	八



一二	再求師	四〇
一三	玫瑰村中	五〇
一四	在不自由的地方畫自由神	五二
一五	夜未央	五九
一六	古北口之行	六五
一七	竹筆	六八
一八	魯迅先生遺容	七二
一九	中山先生畫像	七五
二〇	浩劫	八二
二一	△緬甸古琴圖▽及其他	八六
二二	詩情畫意話檳榔	九一
二三	東陵畫室	九五
二四	△放下你的鞭子▽	九九
二五	脫險記	一〇三
二六	△國殤圖▽	一一一

二七	團山堡	一一六
二八	華山十幅	一一七
二九	新疆寫生	一一九
三〇	山窮水盡疑無路	一二三
三一	《學齡兒童》	一二八
三二	兩幅肖像	一三二
三三	運江墟上	一三五
三四	《飢餓》	一三九
三五	灘江煙雨	一四六
三六	《逃荒》	一四八
三七	被日寇炸燬之石鼓書院殘址	一五二
三八	明朗的天	一五六
三九	《義民圖》	一六一
四〇	黃汎區	一六四
四一	災情畫展	一八二

四二	出國記	一九一
四三	奪命記	一九七
四四	卡拉	二一〇
四五	歸計	二一八
四六	太平洋上的風波	二二一
四七	三個老華工	二二五
四八	三到北京	二三四
四九	△魯迅與閨土▽	二三八
五〇	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史畫	二四一
五一	還鄉記	二四五
五二	△秋園红柿圖▽	二六二
五三	遺作展覽	二六八
	後記	二七三

一 〓 五個警察一個〇 ①

一九二六年初，時序進入三九，是農曆丙寅除夕的那一天，北京的天空，飄着鵝毛雪，刺骨寒風，把人都趕進了屋，把鳥都趕進了窠；只有施粥廠門前，聚集了一大羣無家可歸的窮人。大片雪花粘在他們身上的破蘆葦或麻布袋上，粘在他們亂蓬蓬的鬚髮上。他們急於想喝一碗熱粥，然後趕快躲到人家屋簷下去。他們彼此擠擁着，鬧嚷着。幾個「維持秩序」的警察，拿着大木棍，隨意撲打他們，嘴裏噴射出粗暴的吆喝聲。

人叢中忽然竄出一個孕婦，她右手牽着個三歲左右的男孩子。在她後面，五個身軀高大的警察追趕着她，木棍像雨點般落到她身上。她空着的左手本能地護着腹中的孩子，嘴

① 〓 五個警察一個〇 〓 原畫現藏北京魯迅博物館；見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司徒喬畫集》第二幅。



裏喃喃地申辯着：

「我討了一碗，給孩子吃了，想再給自己討一碗，不是一個人討兩碗……」

警察們不聽她的申辯，還是一個勁地打她、趕她，像五隻瘋狂的豺狼趕着一對羔羊。

正在這時候，胡同口走過來一個大學生模樣的青年，冷風逼得他把腦袋縮進破大衣領子裏。吵嚷聲又使他抬起頭來。這一幕習以為常的警察欺凌老百姓的景象，激起了他強烈的憤怒。他決心用筆把它畫下來。讓千萬人看見，激起千萬人的怒火來燒燬這不合理的現象。於是，他急急忙忙往回走。他原是應同鄉邀請去吃年夜飯的。爲了不讓腦子裏的印象溜走掉，他決心先回家把它畫下來再去吃飯。他邁着急促的步子，雪的泥濘在他腳下發出唧唧的響聲。融化了的雪，一點點滲入他脫了線的破衣鞋裏，他的腳凍麻了。

回到學生公寓裏，連忙扭亮燈，攤開紙，他那顆年青的心是那麼激動，使得手中的木炭碰到紙上發出唼唼的響聲。但是，這個題材對他來說是太難了。他雖則從小就愛畫畫，可從來沒有學過畫，他最多只能畫點風景，或畫個頭像。至於五六個人的複雜場面，尤其是五個警察粗暴的動作，他畫不出來。換了五張紙，紙上縱橫着一些憤怒的線條，它們並未給他組織成完整的畫面。畫到十一點鐘，一頓窮學生所希罕的年夜飯錯過了，挨了一頓餓，畫還是沒有畫成功。